

[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]



勇者无敌

石小克 梁爽 著


中国纺织出版社

[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]



勇者无敌

石小克 梁爽 著

 中国纺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勇者无敌/石小克,梁爽著.

—北京:中国纺织出版社,2009.8

ISBN 978-7-5064-5636-4

I. 勇… II. ①石… ②梁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67062 号

策划编辑:苏广贵 责任编辑:丁守富
责任印制:刘 强

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北京东直门南大街6号 邮政编码:100027

邮购电话:010-64168110 传真:010-64168231

<http://www.c-textilep.com>

E-mail:faxing@c-textilep.com

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200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710×1000 1/16 印张:18 插页:4

字数:300千字 定价:26.00元

凡购本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由本社图书营销中心调换

勇者无敌
YONGZHE WUDI



YONGZHE WUDI





勇者无敌
YONGZHE WUDI



YONGZHE WUD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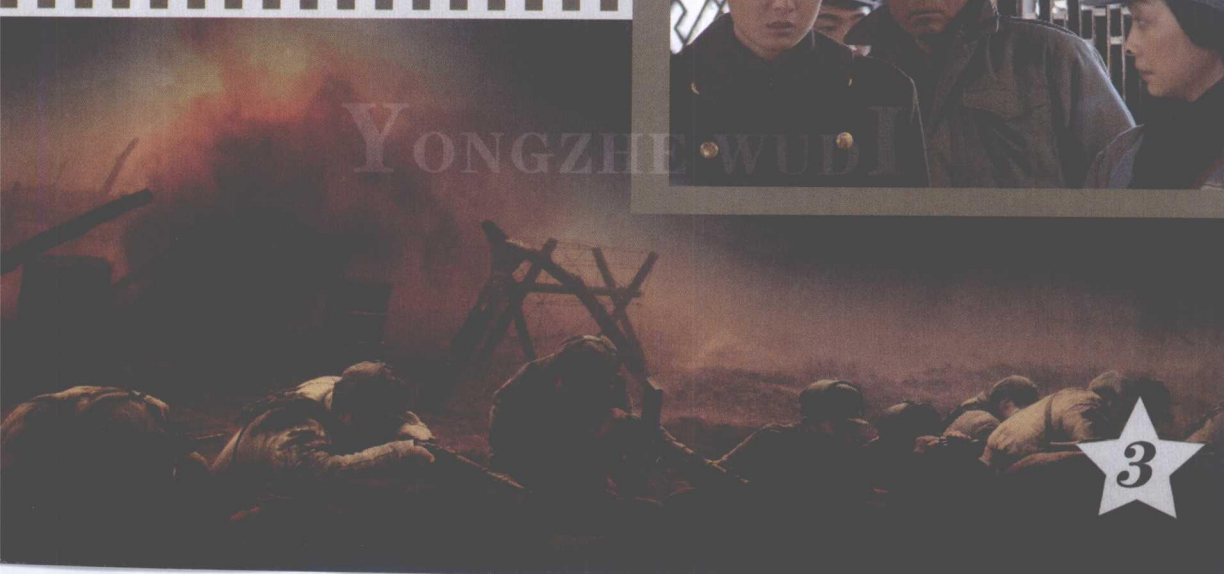
2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勇者无敌
YONGZHE WUDI



YONGZHE WUDI



勇者无敌

YONGZHE WUDI



YONGZHE WUDI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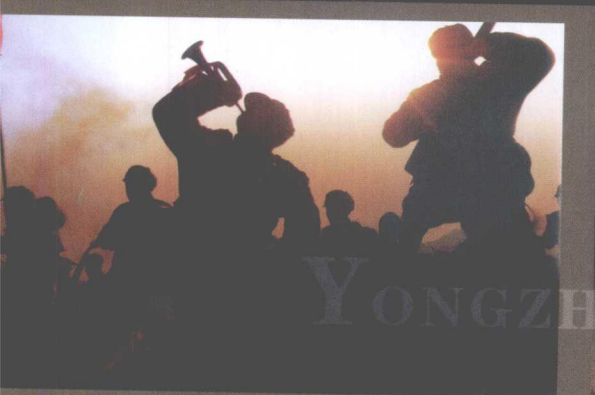
勇者无敌
YONGZHE WUDI

YONGZHE WUDI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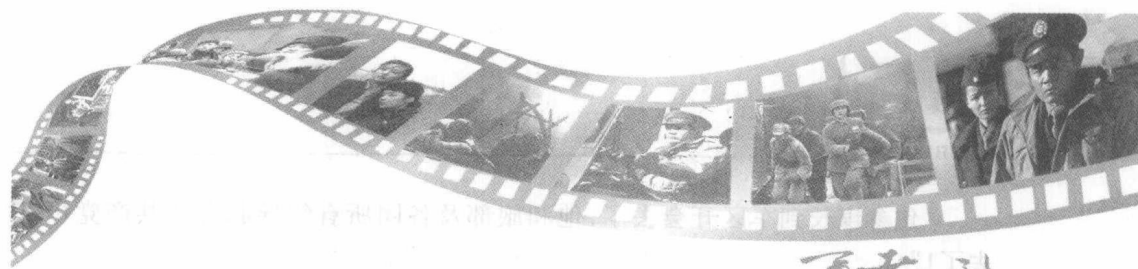
5

勇者无敌
YONGZHE WUDI



YONGZHE WUDI

6



勇者无敌
YONGZHE WUDI

第一章

巍峨的山崖上镌刻着三个大字：“美人关”。一个背着背篋的青年农民匆匆走来，经过石刻时，他停住了脚步，一声尖利的叫声忽远忽近地响起来。

青年人一怔，警觉地转过头。还没等他看清，一只毛茸茸的大手猛然抓住了他的脑袋。青年人根本来不及挣扎就被拖进密林里去了。他的背篋掉在地上，里边的东西撒落在山崖下。有几个野人的足迹从这里通向密林深处，伴随着阵阵阴风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在“美人关”不远处的操场上，有一群起义的国民党官兵整齐地坐在操场上，注视着操场的主席台上。台上解放军文工团正准备合唱。台下的国民党官兵们爆发出一阵阵“哗哗”的热烈掌声。台上一位仪表堂堂的解放军干部站了起来，他微笑着，一抬手制止了掌声，满腔热情地说：“亲爱的349旅起义官兵们，我叫王晓农，是解放军铜牛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，我受军区方司令、陈政委和政治部孟主任之托，特率领战斗剧社前来慰问演出，你们辛苦啦！”

台下又一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，王晓农笑着说：“现在，我们为大家演唱的第一支歌是《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》！”文工团员在他的指挥下开始歌唱。

“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，
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；
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，
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……”

此刻，台上歌声嘹亮，台下掌声雷动。而在操场旁边的349旅旅部内，魁梧英俊的中年旅长周啸风却独自一人站在窗边。他相貌威武，一双眼睛闪烁着神光，嘴里叼着一个烟斗，正神情漠然地注视着外面操场上的情形。这时，政训处主任中校黄鹞推门而入，他报告了一声：“旅座，我们有一卡车桐油在黄坡被解放军扣押了！”

“岂有此理！……焦参谋长呢，让他给我把这车桐油立刻要回来！”



“焦参谋长到军区开会去了，他和旅部及各团所有领导起义的共产党员都去了！”

周啸风猛地吸了一口烟，骂道：“他娘的！黄主任，你给军区打个电话转告焦参谋长，传我的命令，我那一车桐油，让他一桶不少地给我送回来！”

“这……”黄主任犹豫着说。

周啸风指了指外面操场说：“还有，等文工团唱完歌，立刻请他们走人。我349旅是战斗部队，我讨厌他们唱呀跳呀这一套！”

山间公路上一辆军用卡车，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慢慢朝上盘旋驶来。车上是十多个穿国民党军装的军官和士兵，他们的帽徽和领章都被撕下来了，这是领导349旅起义的中共地下党员们，他们个个神情欢快。焦参谋长是起义的主要领导人，他对着大家兴奋地大喊：“同志们，很快就到军区了，让我们唱支歌吧，我来起头……”焦参谋长说着站在车上挥起手，大声地指挥众人唱了起来。

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，
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……”

嘹亮的军歌回荡在朦胧恐怖的山头上。

山头上密匝匝的树林好像扣在绝壁上的一顶巨大的黑毡帽，岩壁里长着一簇簇不知名的野花。两骑快马驰骋而来。先头一匹马上的是年约三十面容俊俏秀丽的女军人夏盈，她的警卫员狗子骑马紧跟在后。突然，夏盈在面临公路的山坡上，猛地勒住了战马，战马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嘶鸣。她身后的狗子闻声抬起了头，喊了一声：“夏队长，怎么不走啦？”

“狗子，你看那边公路山口，是哪支部队在那儿？”

狗子顺着夏盈的目光，望见在不远处的山口影影绰绰有一群解放军士兵在执勤，他点了点头说：“战斗部队都在前线，这儿离军区机关不远，应该是军区警卫团吧？”

“我们走吧！”夏盈说着率先骑马下了公路，狗子在后面跟上了她，他们朝山口驰骋而去。

山口的哨卡前，一群解放军士兵手持卡宾枪，警觉地注视着公路前面，其中一个解放军干部手里提着短枪，神情冷峻地站在路中间。

夏盈和狗子骑马过来时，那个解放军干部一挥手拦住他们，严肃地说：“站

住,你们是哪部分的?”

夏盈瞧了瞧这些威风凛凛的解放军士兵,说:“我们到军区去接受任务,请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?”

“军区警卫团!”解放军干部扬了扬手,说:“不用检查了,你们走吧!”

夏盈和狗子纵马奔驰着,夏盈忽然看见山口哨卡的那辆满载着地下党员的卡车。她立即拉住缰绳停下来,满脸疑惑地朝狗子转过头来说:“狗子,咱们军区警卫团的人,你都熟悉吗?”

“认识几个,怎么啦?”狗子骑着马慢慢地靠近夏盈。

夏盈蹙起眉头说:“可刚才山口那些人,怎么会清一色的卡宾枪?有问题的!”夏盈恍然大悟地掉转马头,说,“狗子,我们回去看看!”她说着一抖缰绳,纵马朝来路飞奔而去,狗子连忙跟上了她朝公路山口奔去。

山间公路上那辆满载着领导 349 旅起义的中共地下党员的卡车渐渐地驶近了哨卡,车上正兴高采烈地唱着歌的官兵看见执勤的解放军,停止了歌唱,热情地朝他们招呼:“同志,你们辛苦啦!”

侯队长站在路中冷冷地说:“停车!……你们是从哪里来的?”

“我们是 349 旅的起义部队,从美人关来,奉军区首长命令前去开会!”焦参谋长跳下车,笑容可掬地回答。

侯队长满脸堆笑地说:“焦参谋长,我早听说你了,幸会啊!”他说着一把拉住焦参谋长,抬手就是一枪。

焦参谋长猝不及防,他的胸前顿时冒出鲜血,愕然地睁大眼睛瞧着侯队长说:“你,你……”

侯队长露出了狰狞的面容,又对准焦参谋长“嘭”的一枪。焦参谋长浑身鲜血地倒在地上,起义官兵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。突然,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响起,巨大的爆炸和火焰刹那间吞没了汽车。这时,那些解放军士兵举起枪朝起义官兵们就是一阵猛烈扫射,毫无防备的官兵纷纷中弹倒在血泊之中。

此时,夏盈听到了山后传来的激烈枪声和爆炸声,她怔了一下,从腰间拔出枪,向狗子大喊一声:“快,狗子!”

当夏盈和狗子纵马冲过来时,眼前的景象让他们都不由地大吃一惊。夏盈和狗子翻身下马,狗子翻看了几具尸体,满脸惊慌地向夏盈高喊:“队长,都是 349 旅的人,是起义的官兵啊!”

夏盈眉头紧锁,惊愕地注视着死难的现场。这时,一个人痛苦的呻吟声传来,她循声仔细一看,原来是焦参谋长,只见他仰面朝天,身上流着鲜血。她连忙

奔过去抱起他的头，焦参谋长吃力地睁开眼睛，一把推开她说：“不，……不要！”

夏盈用手试了一下他的鼻息，焦灼地大喊：“你醒一醒，醒一醒！”

焦参谋长没有回答，他受伤的胸口不断地渗血。夏盈急忙为他包扎着，发现他一只手紧紧地攥着，夏盈小心地去掰他那只手，却掰不开。这时，狗子神情沉重地走了过来，说：“队长！”

夏盈抬起头，悲伤地瞧着狗子问：“怎么样，还有谁活着吗？”

狗子摇了摇头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迷茫地望着夏盈。349旅所有领导起义的地下党员们，除了焦参谋长，就这么光荣牺牲了。

“美人关”的山崖前小道上，一个戴着草帽的青年匆匆走来。一只毛茸茸的大手从密林里伸出来，草帽被那只大手抓掉，满头的秀发披散下来，原来这是个年轻女子。她忙转过身来，只看见密林树枝摇晃，那动物已从林子里消失了。那女子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原来这野人不抓女人。”

在军区政治部院子里，孟主任伸手掀开担架上的白被单，露出起义官兵的遗体来。他身边的夏盈正在与政治部的秦科长低声说话。秦科长看了看尸体，说：“这是张先行，349旅401团副团长，地下党支部委员！”

孟主任郑重地将被单替死者盖好，担架抬走了，又一副担架抬过来，又是一个死者。秦科长认真地辨认着尸体，说：“王越，349旅副参谋长，地下党支部副书记！”

又一副担架抬过来，又是一位死者。秦科长说：“死者是傅雨贵，349旅402团四营书记官，地下党员！”

秦科长清点完死者，然后朝孟主任沉痛地说：“首长，就这些了，一共18位，除了焦参谋长还在医院抢救外，349旅领导起义的地下党员，全部牺牲了！”

孟主任满脸愤怒地“砰”地一拳砸在院墙上，说：“命令军区守卫部队立刻出动，搜索山口附近，所有民兵出动配合。另外，警卫团全体集合，一个人也不准少！夏盈同志，你和狗子等会给我一个一个地仔细辨认！”

“首长，这绝不是我们军区警卫团！”夏盈胆战心惊地说。

“是啊，这真的很可疑，我刚才查过，焦参谋长他们说是到军区来开会！”秦科长说。

孟主任额头上挤出几道深深的皱纹，说：“349旅起义过来才刚三天，情况非常不稳定，让所有地下党员脱离部队来开会，这怎么可能？就算是通知开会，也只有我和方、陈首长有这个权力！”

“敌人乔装解放军，杀害了我们的同志！”

“这不是要害，真正要害是从现在起整个349旅就没有共产党员了，而这支部队驻扎在我们的腹地美人关，如果一旦发生变故，那对我们整个根据地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！”

军区医院，周啸风铁青着脸站在病房里，他身边是黄鹞和鸡毛。黄鹞摇头轻轻叹了口气说：“部队拉过来才三天，就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这是谁干的？”

周啸风瞧了黄鹞一眼沉默不语。一个护士将焦参谋长推了出来，一个高瘦的医生托着个盘子走在后面，看见周啸风，他就将那个盘子伸过来，盘子里是两颗沾血的子弹头和一个解放军的胸标。医生说：“这是从他身上取出来的，他伤太重，失血太多，恐怕是醒不过来了！”

周啸风看了看子弹头说：“这两颗子弹头，可以给我吗？”

医生点了点头。周啸风掏出手帕，小心地将两颗弹头包起来放进口袋里，他又拿起胸标，说：“这也是他的吗？”

“他一直攥着它，直到打了麻药才松手，原来是块标志！”医生拿着空盘子凝望着周啸风。

周啸风将解放军标志迅速放进了口袋说：“这个也留给我吧！”他转过头注视着黄鹞又说，“黄主任，如果他醒不过来，你就别守在这儿了！”

“可是旅座，他伤成这样……”黄鹞注视着缠满绷带的焦参谋长不忍心地说。

周啸风哼了一声：“昨天丁副旅长骑马坠崖身亡，今天这么多军官被打死，我349旅都他娘中什么邪了！”他一招手，又说：“鸡毛，我们走！”他说完就转身朝病房外走去，鸡毛连忙跟上了他。

戒备森严的国民党新九军军部外，到处是架着机枪的掩体，时时有巡逻队经过，一派肃杀气氛。一辆美式吉普车驶来停下，尖嘴猴腮的军统铜牛站站长沙鸣九从车上下来，他向门岗点头做了个手势，便匆匆朝里边作战室走去了。

阴森森的作战室里，国民党新九军中将军长郭今秋和少将参谋长田单站在沙盘前。

田参谋长拿着小棍说：“目前的态势，我新九军和七十八军两个军，加上地方保安部队共八万人，分成四路并进，已经紧紧将共军方陈纵队的两万多人挤压合围在铜牛地区……”

这时，沙鸣九在门口敲了一下，他进来向郭今秋和田单敬了个礼，说：“军座，田参谋长！”

郭今秋锐利的眼光射向沙鸣九，问：“沙站长，349 旅叛变投共的详情查清了吗？”

沙鸣九回避着他的眼光说：“我正是来报告此事，349 旅一共潜伏 19 名共产党，领头的是焦参谋长，兵变就是他们一手策划。周旅长素有便秘之疾，兵变时他正在茅厕里，就这么被挟持了！”

“这个周啸风，怎么拉屎也不挑个时候？”

“被挟持的，还有军座您身边的机要秘书刘芳侠！”

郭今秋气愤地一拳捶在桌子上。沙鸣九喜形于色地看了看他说：“军座无须为此动怒，我也有喜讯相告：两个小时前以焦扬为首的这 19 名共党，已经在共军根据地里，被我军统别动队设伏全部消灭了！”他递给郭今秋一份电报，又说，“这是军统电报！”

郭今秋惊讶地接过电报说：“共党在共区经营多年，十分严密，你们是怎么得手的？”

“实不相瞒，军统一支五十人的别动队早就进入共区，我们还在共党里埋下了一枚棋子，代号‘野狼’，这次行动就是在‘野狼’的指挥下进行的！”

“‘野狼’？”郭今秋迷茫地望着沙鸣九。

军区的操场上，一辆美式敞篷吉普车从操场旁的土路驶过。周啸风嘴里叼着烟斗在驾车，鸡毛抱枪坐在旁边，他们没有注意操场上的警卫团战士就驶过去了。夏盈偶然抬头看见他们，禁不住浑身一震，狗子察觉到了夏盈的身体变化，他十分体贴地说：“队长，你怎么啦？”

夏盈凝望着离去的吉普车和周啸风远去的背影，面带诧异地说：“那开车的人是谁？”

警卫团长说：“哦，他就是周啸风呀，起义部队 349 旅的旅长！”

周啸风笑呵呵地走进军区政治部，热情地拉住孟主任的手说：“哎哟！孟主任，两天不见，可想死我啦！方司令、陈政委可好？”

孟主任见周啸风的神态，疑惑地说：“他们都在前线指挥作战，刚才电话里还在关心你呢！349 旅十几个同志的牺牲，是部队的重大损失，我们所有人心里都很难过！周旅长，你从医院来？”

“是啊，焦参谋长怕是也不行了。孟主任，是你叫他们来的？”

“我根本就被蒙在鼓里了，我们正在查事件的来龙去脉。周旅长，你是怎么看的？”

“这跟我没关系，这帮人把我瞒得好苦，杨村一举事才知道他娘的都是共产

党。不过也算是有本事了，连我周啸风都被耍了！”

“周旅长，请你说话庄重一些，牺牲的人都是共产党员，是我们的同志！”

“哦，对不起，我忘了自己在哪儿了！”周啸风慌忙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，又说，“孟主任，我来找你，其实是为了这件事，你看看！”

孟主任接过纸条，吃了一惊，说：“现大洋十万，服装八千套，子弹十万发？”

“哦，再加点炮弹，一万发吧。嗯，还有米面，最少也得十万斤！”

“周旅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杨村举事的时候，这是焦参谋长许的愿，你没看这字吗，这是他写的！”

“周旅长你这是敲诈，我们哪有这些给你！”

“现在我们投了共产党，这些东西不向你要向谁要？”

“可是我们根据地目前也很困难，给不了你这么多东西！”

“我就知道你们说话不算数，也不指望了。铜牛山区产的桐油远近闻名，我好不容易弄了一卡车，想拉出去倒卖赚钱贴补军饷，没想到你们一点面子也不给我！”

“说了半天，你是为了那一车桐油来的！”

“当然，焦参谋长我指望不上了，我就指望你了！”周啸风走到窗前凝望着窗外的院子。

国民党新九军作战室里，沙鸣九毕恭毕敬地还在报告：“‘野狼’奉戴局长之命，在共党内部潜伏多年，现在正是他施展的时候了，军统的任务就是配合国军，里应外合，一举消灭铜牛共军！”他走到沙盘前拿起小木棍，又说，“军座请看，349旅自脱离杨村战场后，就被共军安置在美人关整编，就是这里美人关，紧贴铜牛县城，在共军的腹地，而现在这支部队突然失去全部的共产党员。铜牛共党之灭，指日可待！”

田参谋长眼睛一亮，说：“你是说，让349旅再反回来？”

“能不能反回来，其实只在一个人身上！周旅长手里有共产党的血债，共产党绝不会放过他。所以，他只有回归党国这条路！”

阳光从密密层层枝叶间透射下来，夏盈满腹心事地走着。王晓农从后面轻轻拍了她一下，她转过头来惊讶地说：“王部长，你不是在美人关慰问演出吗？”

“别叫我部长，叫我晓农！我们被人轰回来了！”王晓农愤愤不平地说。

“谁吃了豹子胆，敢把军区的剧社轰走？”

“就是那个周啸风，他要什么军阀作风？这儿是解放区，不是国统区！我看

他根本就不是真心起义！”王晓农那积压的怒气如火山一样爆发了。

“别喊了，晓农，首长就在屋里，我们进去吧！”夏盈拉了一把王晓农，朝军区政治部屋子里走去。看见周啸风和孟主任站在屋里，王晓农的脸一下就涨红了，他睁大眼睛说：“你……你？”

周啸风脸上泛起一丝笑意，眼神里蕴藏着一点含蓄的威严，他微微一笑，说：“王部长的话我都听见了，别生气啦！要说生气我周啸风更气，蹲在茅厕里就稀里糊涂起义了，我不是一句怨言都没有嘛！”

王晓农被周啸风的调侃弄得更气，却说不出话来。孟主任一挥手打断了他们，说：“晓农别说了。周旅长，我来给你介绍，这是夏盈同志，美人关土改工作队队长！”

周啸风伸手想和夏盈握手，她却不伸手，冷冷地说：“我认识你，于飞这个名字，你该不会忘记吧？”

周啸风吃了一惊，说：“于飞？”

“你别装糊涂了。十年前在福建漳州，他刚新婚三天，那时你的名字叫周朴，是警备司令部的团长，你领兵逮捕了他，后来又以共产党要犯的罪名，枪杀了他！”

“你是……”

“难道你还没认出来吗？我就是他的妻子！”

周啸风被惊得目瞪口呆，脑门上立刻沁出了汗水。忽然，周啸风施了一个严肃的立正敬礼，说：“对不起夏队长，是我眼拙了，确实没认出你来。令夫之丧，我周某人难辞其咎！”

夏盈怒不可遏地吼叫：“一句‘难辞其咎’，就能洗脱你的罪恶吗？”

周啸风尴尬地站在那儿，惶恐不安地看着孟主任。孟主任看了看他，厉声道：“周旅长，这件事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你现在已经起义站到了人民的一边，但希望你以此为教训，争取在革命队伍里戴罪立功，以洗刷掉你从前的污点，你明白吗？”

周啸风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说：“好吧，我听孟主任的！”

孟主任和颜悦色地说：“你先回部队去吧，这次遇难者由我们来善后，哦，我也正式通知你，军区首长已经决定派出新政委和政治部主任，加强对349旅的领导，他们很快就会到任！”

周啸风行了个军礼，说：“好的，我在旅部等他们！”他说完就和鸡毛转身出了屋。

王晓农说：“军区首长不知派谁去当他的政委，我看这个政委不好当啊！”